

# 共创真善美的艺术共同体

郑光旭

## 引言：真善美是艺术的必经之路

“我们要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包容互鉴的典范。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孕育了众多古老文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此交融汇聚，相得益彰。我们要珍惜本地区文明多样性这一宝贵财富，摒弃文明冲突，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为各国人民世代友好、共同发展进步注入持久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的讲话，树立了打造包容互鉴典范的目标，也提炼出一个最宝贵的精神价值——保持文明的多样性。

自古以来，文明的承载主体包罗万象，但最广泛和具有普遍性的莫过于艺术。至今存留在时间浪潮与历史长河里的重要文明节点，无不是通过经典艺术品或艺术形式流传至今。究其原因，或许是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性让其无限接近于永恒。

“追求真善美是艺术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心灵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将追求真善美阐述为艺术的永恒价值。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让繁复多样的文明表现形式，统一到艺术这个大的品类中——和而不同，万物共生。

“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这不仅是我国中国面对艺术面对生活所应秉持的态度，更是上海合作组织众多文明范畴中艺术走向多元的必经之路。

## 真善美的艺术化阐释

“真、善、美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真或善之上再加上一种稀有、一种灿烂、一种辉煌、一种境界，真或善就变成美了。”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看来，真善美是个统一的整体。

美，是艺术在诞生之初的根本要素；善，也是艺术前行发展的终极目标。但美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许存在无数种形态与阐释。

经典意义上的美，无论是源于生活中的直观感受，还是出自文艺作品里的多重联想，感官上的愉悦和情感上的享受是最为明显的。花草树木，秋云月野，或壮阔，或精微，或轻盈，或质朴，个个不一，但总归都是美的范畴。

真善美之间，既是平行的概念，也是三个不同阶段，没有真就没有善，在真善美具备的基础上才有美的结果。因此，一切美的范畴，也就等同于真与善相结合的范畴。

真善美存在的首要条件，源于对生命、对生活的赤诚热爱。这绝不仅仅是真善美的先决条件，更是现实主义艺术诞生的先决条件。“人们是为着美而生活在真理和自由之中，谁能更虚怀若谷地拥抱世界，谁更深切地热爱世界，谁就是最优秀的；谁是最自由的，谁也就是最优秀的，在他们身上，才会有最大的美。”高尔基曾在《母亲》中如此表达。

“质朴是美的必要条件。”这是托尔斯泰的名言，也说明了“最伟大的真理往往是最平凡的真理。”无论是高尔基还是托尔斯泰，在现实主义艺术理念中，真实的环境往往会诞生真理，诞生艺术，诞生艺术之美的价值。

什么是艺术之美？黑格尔在《美学》中对美的定义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确，这也恰恰是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艺术家面对世界，各有各的视角与观点；同样的素材，或许会成就不同风格、不同门类、不同流派的艺术作品。好的艺术源于生活，当艺术家越接近真实的情感，就越能让作品以越感性的方式显现，也最终成就了每一件艺术作品的情感力量和独特价值。

美，作为根本要素，贯通了真与善，最终成就了艺术本身的存在价值。与此同时，美又是艺术发展的终极目标。

诗言志，词言情，人创造艺术，不外乎就是为了表达。“无言纯洁的天真，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莎士比亚道出了艺术与真实的辩证统一，更说出一个真理——大音希声，大美无形。

可见，真善美的存在，并不囿于框架之内，更没有制式标准，尤其是经由艺术，其样貌其实更像无限次的排列组合，为艺术家的表达带来无数选择。而这无限种美的可能，转换为时间概念，其实就是永恒之美。

“在过去、将来都永远是美好的东西，那便是真理。”托尔斯泰在《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这样写道。

历史的潮流演进，观念也随之变迁，但与此同时，真善美的存在又是经久不变的。古今中外，无论何种艺术形式的诞生、经典作品的出现，遍观之下，这永恒的真理与标准，仍放之四海而皆准。

艺术是人类共通的语言，更是无需翻译的交流渠道。真善美通过艺术带来的情绪波动和精神共鸣，能够跨越时代和文明，精准相通——或许这种艺术化阐释，恰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永恒价值”，成为文明互通的精神纽带。

## 和而不同的精神纽带

这条精神纽带，联结着一带一路上多样化的文明。而在多样化的文明中，包容互鉴，和而不同，正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价值体现。

谈及多样化的文明，中华文明可谓源远流长；谈及文明的包容互鉴，中国更是拥有博大精深的历史经验。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中国的艺术和文化犹如一串璀璨明珠，走遍并连接起世界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中亚的宝马、古印度的哲学、西域的音乐、阿拉伯的技术，也为中华文明增添了丰满生动的元素。

这种久而深刻的交流之所以持续存在，彰显了“和而不同”的多元整体性对于文化艺术交流的影响与意义。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享誉世界的敦煌莫高窟，上千年的遗存带着历史的呼吸痕迹，犍陀罗艺术、欧洲艺术、华夏艺术等丝绸之路上的艺术精华，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印迹。

在这条古老漫长的包容互鉴道路上，尽管持续存在着语言的隔阂、文字的差异、习俗宗教的相对独立，但对于真善美，对于美好事物与生活的永恒追求却是共通的。相信任何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在大众的审美共鸣上，是无需翻译的。

在数以千计的艺术发展史上，那些具有共通性的，具备永恒审美价值的物事或观念，往往不是单一民族的作品和私有财产；那些具有共情特质、具有情感共鸣的艺术灵感，在多个时段、多片地域先后迸发，又逐步以各自面貌呈现在不同民族的面前，环环相扣，组成人们审美情

感共鸣的纽带。

我国自上世纪中叶开始，在马克西莫夫训练班、大规模留俄学习的基础上，涌现出众多大体量主题性绘画精品，这是我国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更是中西方交流融合的典范。

不得不说，在其他文明的理解范畴里，东方一直是神秘的。孔子与道家学说、传世的制陶术、瓷器、独特的造纸术和丝绸、纸风筝等，这些来自东方的物事以其独特的魅力、深邃的哲学内涵和独一无二的中国创造力吸引着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人群的好奇心。这些经典的文化样本因其秉承真善美的理念，即使是不同文明背景下的受众，也能获得直达心灵、莫名却由衷的感动。

最深入人心的文化艺术表达往往都是相通的，中国传统艺术理念中的知白守黑、骨法用笔、虚实相生、刚柔相济等，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细细读来，竟也与西方艺术中的种种范式理念十分相似，甚至有异曲同工之妙。

俄罗斯艺术大师费欣的素描作品，就以最直观的线条感动了欣赏者。俄罗斯人民艺术家瓦连金·西多罗夫也曾说过：“我在年轻的时候就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诗人李白、杜甫和王维。”他说在其一生中都能感受到中国文化对于自己创作的影响。这种互相影响与感动，或许就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纽带存在的直接证明。

丝绸之路对欧亚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促进了科技的传播和艺术的交流。上千年来，这条重要的贸易之路，就将东西方世界连接了起来，让各种文化之间变得更加亲近。而今，上海合作组织承继这优良的传统，接力重启，再次让东西方不同民族与文化得以交流、融入、贯通。

在这样的潮流中，任何国家与文明只有紧跟时代，才能把握永恒价值。而艺术作为无需翻译的共通语言，作为各国家文化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板块，其自身的发展演进，甚至艺术家的自我成长，无疑是构成“永恒价值”的重要方面。

在时代的浪潮里，艺术家常常不自觉地吸收时代的价值观，最终体现到自己的创作中。艺术创作并不是空喊口号，是从实践到观察，再到理解共鸣，最终呈现表达的过程，正如真善美的阶段式演进，相辅相成。

艺术创作是为了创造美，也是一个去掉杂质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经过锤炼和锻打，萃取精华，而这个锤炼和锻打的过程，常伴随着来自外界的不理解，也正是因此使得这个过程更加珍贵。

不可否认的是，批评是艺术家成长的必经之路，甚至是莫大的幸运。只有经历他者的种种判断，才能形成自身独立的理解。否则，何来的真、善、美，更不用说进入美的范畴。

这个反复冲击的过程是相互的。好的艺术家在追求自我的同时，也会从专业范畴中跳脱出来，观察社会、阅读社会，最终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融入到自己的创作方法论中。

例如，在我的创作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雪景主题，从白山黑水到青藏高原，从涅瓦河畔到北欧小镇。大众化视角里，雪景下的视觉感受应当是差不多的，但我的雪景作品中，每一幅都确保不同的色彩环境。可能有人以

为，雪景都是白色的，又有什么色彩关系呢？其实在对比观察下，白色在不同环境中的反光、色彩关系都是不同的，给予周边物体的衬托也是不同的。以《冬日白桦》《琼玉雪倦归人》两幅作品为例，前者对比强烈，纯度很高，是雪地强光下树干与枝条的蓬勃生命力的展现；后者朦胧微妙，色调整体，是光线暗淡后笼罩氛围的有趣表达。这些个性化的表达，绝非只依据纯粹感性的简单观察，而是在科学的色彩对比关系理论上做出的有思考的判断。理论辅助实践，对于创作不可或缺。

而且，艺术观念也随着时代演进而发展，表现方法、形式逐渐多样，个人意识觉醒，更加专注于满足个人表达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从个体到整体，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与道路，永远都要按照自己的路走来，适合自己最重要。多样化的潮流下，达成完全的共识并不现实，也并无必要。不必追求普遍的赞美，足够优秀，也就足够自信。

这不只是艺术的立场，更是国家文明的立场。内外兼修，和而不同，上海合作组织让艺术得以跳出狭小的本土范畴，让我们能够纵观世界，放眼未来，在交流与比较之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通往艺术高峰的道路。

## 构筑艺术的命运共同体

艺术是最直观的艺术，是更有着具体可感形象的艺术，也是更加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好的审美体验、文化思想会随着艺术家的作品逐渐进入大众的心灵，进入不同民族、地域的人们心中；构筑各国的命运共同体是时代的潮流，历史的必然；而艺术的命运共同体，则是那条最闪耀夺目的纽带，紧紧地系在各国人民心中。

艺术的跨文化交流对中国与世界都有着特殊价值与历史意义。深入的跨文化交流不仅可以巩固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还可从宏观层面回顾中国艺术与世界艺术的交流历程、相互影响与合作成果。俄罗斯等国的现实主义学派、印度等国的宗教精神文明给中国艺术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丰富了中国绘画方法和艺术审美理念，中国的传统艺术对东亚各国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各国之间并非单向度的师生关系，更是教学相长、相互学习、文明互鉴的互助关系。

我曾经创作过一幅作品，以《吐峪沟》为名，是在新疆午时阳光最强烈的环境下快速写生而成，画面完成时间很短，我追寻并感动于光与色的瞬时变幻，用印象主义的方式，记录了自己当时当下的观察与情绪。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用西方的艺术手法直观地表达中国地域景观，而以西化方式呈现的作品为欣赏者带来的感受又具有直观可感的东方神韵。这种奇妙的艺术体验，正是艺术跨文化深度交流的典型案例。

201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就曾举办中俄建交70周年大型交流活动，几乎是国内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的中俄艺术大展活动，国内外的艺术家在北京、景德镇等多地考察研讨，形成了众多具有价值的作品和论著。这种深度而密切的交流让所有参展艺术家都可以更深入地感知当地文化、观念和作品，从而更加理解异域文明的精神，为创作带来更多可能性。

各国艺术的密切交流，社会环境和普罗

大众的认可，为各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艺术的精神与诉求也开始持续影响整个区域的艺术发展。如今，我们遍观各国门类艺术的交流融合进程，无一不是相互学习又相互印证的过程。艺术的发展其实是分化和同归交织的过程。

人文交流是本时代浪潮的重中之重，时下正值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文化艺术交流的黄金时期，各国艺术家应该持续加深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举办数量更多、规模更大、质量更高的艺术展览，分主题、成体系地组织各国艺术家交流考察，相互切磋、交流学习，从更深层次理解各友邦的文化与思想，创作出更多具有跨民族、跨地域文化精神的艺术作品，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国际视角的艺术群体和艺术现象。

2021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也是朝气蓬勃的青春之年。作为最成功的区域文明合作典范，上海合作组织在各类合作领域均有了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和里程碑式的重要合作成果，而在艺术这一领域，上合组织艺术家协会则应运而生，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艺术展览共创，国际论坛共建，学术交流共享，一系列重大艺术活动与交流措施，将会促使上合组织艺术家协会成为人们了解上合组织成员国文化价值观、艺术传统和民俗风情的重要平台与核心途径。

这是一个具体可感的艺术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象到个人，也抽象到大区域范畴的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多年来，中国积极致力于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各国间的外交关系，积极参与文化交流，开创新型的外交外交，为传播人文主义与和谐思想，把众多世界著名艺术家紧密团结起来贡献了重要力量。我们明显看到中国文化影响力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大，这是上海合作组织艺术家协会得以成型的最重要基础。

文化艺术交流始终是各国人民精神联系、增进友谊的桥梁，构筑艺术命运共同体，将会是上合组织艺术家协会的长久宗旨。

## 结语：包容共创与万物生长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发表题为《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以《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遵循，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在很大程度上，这也为艺术的发展构筑了一个强大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过去星罗棋布的民间区域艺术交流合作，还是未来以上合组织艺术家协会为核心的更加专业化、国际化、体系化的艺术整体构建，相信因为艺术而发生的交流融合会越来越来多，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有趣。

“我们要珍惜本地区文明多样性这一宝贵财富，摒弃文明冲突，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为各国人民世代友好、共同发展进步注入持久动力。”这条永恒的纽带，会紧紧联结起在这共创真善美的命运共同体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片区域、每一位艺术家。未来终可期，万物共生生长。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 北京冬奥会火种灯：创意来自西汉长信宫灯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高博)10月20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顺利抵达北京。从希腊采集的冬奥火种，是储存在火种灯中来到北京的。

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火种灯的创意源于“中华第一灯”——西汉长信宫灯。据北京冬奥会火炬设计者李剑叶介绍，长信宫灯是2000多年前的西汉宫灯，造型轻巧华丽，设计巧妙环保。火种灯创意源于西汉长信宫灯，是希望借“长信”之义，表达人们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和向往。飞舞的红色丝带环绕在火种灯顶部，与火炬“飞扬”视觉形象统一，象征着拼搏的奥运激情。

长信宫灯出土于本届冬奥会赛区之一的河北，1968年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绡墓中出土，现收藏于河北博物院。作为汉诸侯王、后一级的大型崖洞墓，满城汉墓的发掘创造了多项考古学之最，充分反映出西汉盛世时期的壮丽风貌。

长信宫灯高48厘米，通体鎏金。灯上刻有“阳信家”“长信尚浴”“今内者卧”等铭文9处共65个字，因灯座底部铭文“长信尚浴”而得名长信宫灯。

河北博物院研究员范德伟说，灯的造型是一位跪地执灯的宫女形象。宫女神态优雅，左手执灯盘，灯盘中心有灯芯，右臂高高举起，垂下的袖管成为灯罩。灯盘上附有短柄可以来回转动，灯盘上面的两片弧形板也可以推动开合，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灯光亮度和照射方向。

“长信宫灯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的环保理念。”范德伟说，汉代灯具多以动物油脂为燃料，



十月二十日，在北京首都机场，护卫人员用引火棒在带回的火种灯中取火，并引燃另一名护卫人员手持的新火种灯。新华社记者张晨摄

燃烧产生的炭粒和灰烬容易造成污染。长信宫灯巧妙地将宫女的袖管与身体连接形成烟道。当灯烛点燃时，烟灰顺着宫女的袖管徐徐进入体内，宫女身体中空，可吸纳排烟，保持室内清洁，这种超前的环保理念值得今人借鉴学习。

长信宫灯构造设计合理，整件灯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灯罩等六部分分铸而成，每部分都可拆卸，清扫积攒在内部的烟灰时也极为方便。历经2000多年，灯身外表虽

留下斑斑锈迹，但仍体现出汉代鎏金工艺的高超水平。

一盏灯敞开汉世雄风的大门。长信宫灯为今天了解汉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因其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设计，被誉为“中华第一灯”，在汉代官灯中首屈一指，是古人智慧与审美的集中体现。

# 中国科幻呼唤更多『优秀原创』

专访科幻作家刘慈欣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温竞华、吴燕霞、赵宇飞)“科幻模糊了国家民族边界，是最能引起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读者共鸣的文学类型。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中国科幻作品翻译成英语、日语等语种在海外传播，世界对中国科幻的了解比以前多了许多。”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23日在重庆落幕的2021儿童科幻大会和第十二届华语科幻星云嘉年华，因刘慈欣的出席而受到科幻迷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2015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斩获世界性科幻大奖“雨果奖”，随后被译为英、法、德、西等十多种语言在全球热销，带动中国科幻“破冰”出海。6年间，更多优秀的国产科幻作品相继问世，出版、影视、游戏等相关产业迎来发展的春天。

而刘慈欣的态度一如既往积极而审慎：“不论是科幻文学还是影视，当下最重要的仍是加强科幻原创内容的创作。中国科幻应抓紧加强整体创作水平，向世界展示更多优秀作品。”

“科幻与技术发展、时代发展关系密切。你必须在科幻小说中表现那些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不是只表现本民族本国家关心的问题。”刘慈欣说，与之前的创作相比，近年来的科幻作品更多地关注起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改变人们生活的技术，探讨技术和人、和社会的关系。

针对国产科幻影视的发展，刘慈欣表示，除了要创作更多有影响力的科幻文学IP，还需在创意上进一步加强。刘慈欣说，科幻影视是一个创意密集型项目，创意一部分来自电影本身的特效制作，另外一部分则来自电影所讲述的故事。

他认为，现在国内科幻影视存在重特效轻剧本的倾向，这是本末倒置，“一个真正好的故事，即使没有一流特效，也可以获得成功。”

好的剧本离不开好的编剧，因此，本土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极为迫切。“和科幻作家相比，科幻编剧更稀缺。之所以目前国内科幻影视大部分是IP改编，缺少原创剧本，正是因为缺少熟悉科幻的专业编剧。”刘慈欣说。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刘慈欣和华语科幻界开始将目光转向“给孩子看的科幻”。他认为，少年儿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正是科幻文学的精神内核和魅力源泉。

2021儿童科幻大会上，刘慈欣以少儿科幻星云奖组委会主席的身份亮相，为一批获奖的优秀国产儿童科幻作品颁奖。

“随着时代的发展，少儿时代读过的科学幻想会变得越来越真切。与童话和其他幻想文学相比，科幻对小读者的未来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他希望，能吸引更多作者投身优秀少儿科幻创作，让更多孩子爱上科幻，为中国科幻未来整体发展打下基础。